續學堂文鈔

序

歷象自尚書堯典發其端嗣是而發乃盛令漢唐之太初大衍元之授時皆遞有作述至明末造西洋利瑪竇始入中國與譯天文中西人各守其師傳不能相通惟宣城梅勿菴徵君貫通厥故凡理數之學河洛圖書之外九章算術尤其大綱剛少時嘗於金陵得古本周髀算經揣歸而深究之苦未易悉也復於友人處得徵君所言測量大意纔十數紙窮日夜鈔習益以自幸今年夏復來金陵

而君之冢孫御史大夫公寶致仕家居於是剛於大夫公有舊也公遂以微君之全集屬剛校讎且命爲序剛嘗讀宋胡子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又胡安定教授湖州既設經義齋矣必兼設治事齋使凡農田水利兵防算數人各擇一事治之夫天地生人巧拙敏鈍稟賦不同嗜好習尚各異工於辭章者或不能學古通經致力事家者或不屑鉤章棘句精粗巨細遠攬旁搜自能聖賢鮮有兼資收識者謂國家取士之法當於制

耗之外別設奇才異能一科以收天下踔跑瓌瑰
非常之士天下非常之士往往出於窮鄉僻邑山
阿水涯寂寞之區方其閉戶兀坐苦心孤詣豈將
遺俗自娛其意亦欲學成行修乘時會建功名表
見於世顧以動低網羅所未及薦舉所不加命與
時乖淪棄終身莫克振拔恭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至德覆冒涵濡陶冶
多士盈廷侍從之中股肱之列爰有安溪李文貞
公輔相其際　明良相遇千載希覯而勿菴先生

適以名儒碩學遊歷京師遂爲相國所知薦之

當寧

聖祖卽時召見溫旨慰勞與言良久一時學士大夫莫不聞風想慕其盛爭相傳誦私爲美談昔漢桓榮專治尚書年既衰老値建武永平間發舒經學尊爲帝師遭際優寵實與徵君前古後今蹤跡相望而考其行藏榮則大陳車馬誇示中閒徵君始終野服逍遙自如卷舒屈伸較之古人更爲超絕夫顯於朝者貴不遷於遇而傳於後者端有積

於人徵君平生學問萹極淵微其餘精力所及詩
文雜著隨事考訂皆有發明手澤所存大夫公以
歸田餘暇日事收拾行蓮壽世何待予言努剛鈍
耽問譬諸書雖嘗留意竟廢半途豈復能闡揚一
二僶深伏念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德安溪李相國好賢之心以
及徵君所以嗜古積學顯名當代非實本末神遊
其際踴躍鼓舞不能自制頓忘固陋僭爲弁言以
承公命時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後學潛山張

必剛謹撰

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著於兩間人非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求得乎所以然之故不足以知道則非務乎不竭之藏通乎無窮之變抉其幾微會其條貫以證於古而皆同推於時而可用傳於人而不惑不可以言文故六經皆文而自秦漢以下代有作者皆欲以明道而有合有違焉宣城文獻之邦邇來古文家余見吳晴巖先生街南集二十卷今又得梅定九先生勿菴集讀之街南

嘗論有明之文歸熙甫純而不古徐文長古而不純蓋自以兼兩家之長矣勿菴即非言理因文見意無佶屈支離秋媚猥瑣之習而雄深雅健自發其積厚欲流之光固未嘗不古固未嘗不純也頤兩先生之文所以若此者根茂而實遂其道裕也術而織程朱之緒講學授徒以明誠爲宗勿菴爲星歷之學則探微測奧根究天人理數之極夫古之聖人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周禮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故天地以合

四時以交風雨以會陰陽以和而百物阜安其所以不忒不息無始無終者或街南有未喻而勿菴遊神采眞則已無不冥契其理記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地之道一言而盡蓋莫難于知天不知天則天不可得而言知天而又能言之則天之下地之上人與物之可知可言者莫不知之而能言之故凡所爲文皆載道而出而非不足而強言者比也其所著歷學疑問一編受鑑於

聖主南巡召見勿菴敷奏甚悉特蒙　嘉歎昔漢

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問賈誼鬼神事後世惜
其主臣之間徒爲祭祀虛無杳渺之說而於陰陽
動靜闔闢之機緘有未及也勿菴之學視誼過之
聖天子亦遴選漢文矣衎南以先代遺民隱居學
道不求聞達勿菴以處士見即以處士歸翛然不
滓與衎南同一歸潔其身宜其文之高卓非凡近
所及若但於體格辭句間求之非知勿菴者矣已
丑秋仲高淳後學張自超序

傳

擾者歲在戊辰余與梅定九先生晤於西湖遂傾
蓋定交日載酒賦詩余爲題其飲酒讀書圖而別
今巳卯冬先生自閩中北歸停楫湖墅復枉道訪
余西湖邸舍忽忽十餘年兩人鬚髮盡白幾不能
辨識矣問無恙外盡出所著歷學算學書相示且
屬爲傳曰某覃精於此四十年矣自謂足以闚古
人之精思要歷家之定論而足跡經南北求其人
以繼此學尚未得也庶幾藉先生大文以傳俾當
世學者知有此事而相與求之乎余惟古人生不

立傳然後此恐相見無期已如隔世而先生之學不可不使人知之遂不辭而爲之傳先生姓梅氏名文鼎字定九別號勿菴江南宣城人也宣城梅氏自宋以來多聞人先生之父曰繳朋處士故華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著書一編謂之周易麟解經史而外多所該洽務求實用尤精象數先生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天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

麻孟璿所藏臺官交食法即爲訂補註釋成歷學駢枝四卷竹冠歎服以爲得過于師云繼世故多藏書益以已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娶枕籍衙帙以自愉快而特好歷算凡推步諸書人不能何讀者先生讀之輒解遇所疑處輒廢寢食思之必通貫乃已蓋其性然似有夙慧也凡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如古者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稱具體焉西洋簡平渾蓋比例規尺諸儀器書不盡言以意推廣爲之皆中

規矩又自製月道儀撥月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
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
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孜孜究討至
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抄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
尤虛懷善下問有能是者輒喜雖在遠道不憚褰
裳相從若衙臺官疇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
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藏本益多
而聞見益博至京師日與修明史諸公以歷志遡
詳定蓋謂晉隋兩天文志實出淳風唐書歷志五

代司天攷皆出劉羲叟從來此事必屬專家也先生曰說者知尊郭太史授時而隨聲詆大統不知大統即授時也但歷經既成之後閏應轉應交應三數俱有改定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及晝夜永短皆有立成之表而黃赤二道相求弧矢割圓諸法及平差立差定差立法之源元史並皆缺載不可不補補之則今其時矣乃出歷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爲詮次以發明于恂郭守敬不傳之秘授時大統始爲完書史局服其精核於是推下諸公

皆欲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而書說亦稍稍流傳
禁中者皆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
其長以與人競會
天子欲講明方圓闕徑割微古率與西法之得失
有應召往者而先生從被出都久矣先生嘗病中
西兩家之歷聚訟紛紜與其弟文鼐文鼏盡發廿
一史所載歷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攷究
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
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

實同仰因爲創有難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一爲之撰定爲古今歷法通攷以補馬氏文獻通考之缺及邢氏律歷考之所未備粟存俟箭歲時增改而論撰并嘗凡考歷學者五十餘種算學書二十餘種其言曰歷以敬授人時何論中西擇取其合天者從之而已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自羲和至今數千年不過其治　非以終古聖人未竟之緒雖新法種種能出堯典範圍乎若其測算之法踵事而增如西人八綫三角及五星緯度適足以佐

古法所存及至分宮置閏尚宜酌定又其書非出一手不無矛盾瑕瑜亦不掩也且周髀算經言北極之下朝耕暮穫以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大戴禮曾子言單居離謂地非正方漢人言月食格于地影此皆西說權輿見於古書者矣彼驟聞西術而駭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皆坐不讀書耳又曰吾為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為諾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

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安溪
李大中丞見其書歎曰梅先生歴學趙緣督陳壤
冏逃學魏文魁諸人皆不逮也爲刻其歴學疑問
於大名其弟安卿刻方程論於泉州前此蔡璣先
刻籌算于自門然於未刻書未什一也蓋自元郭
守敬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
言其意處事惟敬慈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
嗚呼可以傳矣予以燕登癸酉賢書能世其學
遂安毛際可曰堯典首重授時而數爲六義之一

問儒者要務也而世之學者竟置高閣何也梅先
生致力四十年而始有成書後之讀先生書者
不過歲月而已得其梗槩矣則能恢行全書以公
諸海內其津梁後學之功可勝道哉余翹首俟之
是傳已卯冬作也時先生久已名膺海內所著
書且流傳　禁中碩毛子猶以未獲親承
顧問發抒畢生所獨得深致惋惜越乙酉夏
君見於德水舟次者三從容奏對　賜坐移時
宸翰珍饌錫賚稠疊臨辭又　賜績學參微四字

額其堂嗚呼　本朝開國以來以韋布受
特達之知未有如先生者也先是壬午冬今相國
淸溪李公巡撫順天時嘗以歷學疑問三卷呈
御覽蒙獎許備至故引見出復謂淸溪曰此學今
鮮知者當世僅見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殷
勤眷注之隆如此此皆毛子傳未及述者也謹
臚識於篇末俾後世知
聖明道數淵微不遺微細元輔之進賢得士克副
主知而先生之閉戶獨精不求聞達受知于吾

君吾相脩于是役焉丁亥二月既望姪庚謹識

恭紀

乙酉歲二月

南巡狩臣地以撫臣扈從

上問曰汝前道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臣地

以尚留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蓋前歲

西巡狩　問隱淪之士臣地曾列關中李顒河南

張沐及文鼎三人名而

上亦素知顥及文鼎及
駕駐西安顥以老不能赴 召 賜扁額示寵焉
後訪沐沐已死故文鼎於是蒙
憶及閏四月十九日臣地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
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凡三日
上謂臣地曰歷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
如文鼎眞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於
是連日

賜御書扇幅　頒賚珍饌再三臨御

特賜四大顏字曰積學參微則是月二十八日也

臣地謹考歷代山林之士荷蒙三接賜坐講

論而且恩錫便蕃以與其歸者蓋不多見也

在宋初惟王昭素講易殿上而陳摶种放被

遇太宗真宗之朝延問道術禮數優渥遂其

初衣諸子皆以深于易象天道取重當時非

尋常以文藝材略受知者比是以奕世傳之

以爲僅事文鼎湛心經術旁通諸家不特以

隸首商高之業進故

上以儒者待之盼睞殊異於古有加爲後之覽是蹟者無徒夸知遇之不世以爲布衣盛節必也仰窺

建極協用之深心然後知華袞之貴卿重不苟而其人其事皆足以依附

天章而與世長流也臣地身脩其事故敢恭紀其後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恭紀

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非科舉有年矣余詰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老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求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樸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歷算之

說好者甚稀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接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闈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然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北闈嘗與同舍徐告余曰吾何寐覺而數四五下每君宿齋燈夜誦聲淡然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惕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背謁曰
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從士皆延跂
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曆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
瑴成入侍律呂正義成成驛致
命校勘辛丑夏歷算書成瑴成請假歸省逾月而
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私其喪為營窀穸由是世士
皆榮君之遇而歎李野獨任明史而歿由上聞而

子之秋余與季野別于京師即預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逾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即之鄉人莫有知者而毅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歿閱月逾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喪疲困以底滯卒不遂事乃略敘以列外傳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佻戲者或侮其父兄枰宗祠斗斝之具徵君毅赴弔哭失聲

文士自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
君及妻陳氏以殺成貫
詩嘗如其官階所著歷算叢書八十六種勿庵詩
文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惟歷學疑問歷學駢枝
交食蒙求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
堵測量筆算方程論凡九種李文貞鋟版行於世乾
隆二年夏六月桐城方苞表

績學堂文鈔目錄

卷一

書

卷二

說

序

曆學新說鈔序

經星同異攷序

測算刀圭序

圜解序

卷二

序

謝宣城集序

病餘襍著自序

吳越紀遊詩序

卷四
引

記

績學堂文鈔卷一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瑴成循齋甫校梓

劄子　賦　辨　書

謝

賜律呂正義劄子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三月七日江寧織造臣李煦送到

皇上賜臣律呂正義一部又臣孫梅瑴成家信內

有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臣梅瑴成欽

奏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
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
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
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須要極力克去則
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朕此意寫與汝祖知道
欽此臣即日焚香北向稽首祇領訖恭惟
皇上以天亶之聰明兼數十年之考訂爰齊制器
成此不刊之書為萬世法然猶詢及芻蕘以

身亟[illegible]欲令天下盡化其予智自雄之私意

臣雖未疾收不能傷祇遊以自放于柔愉貓

惟排宮以商爲斷而諸家徒托空言從未有

理數明晰實破管弦如

皇上此書者如絃音管音之不同其比例爲幾與

幾故絃音折半與全絃應管音折半不能與

全管應也又琴第一絃爲下徵第二絃爲下

羽第三絃爲宮則商角徵羽各當其位下徵

下羽皆取倍數故大于宮絃而聲濁以管子

之言疏之尤爲親切又管倍者爲大八倍管半者爲八分之一皆用自乘再乘比例取其相似之形又言樂器空容皆合黃鍾倍數不合者即不能成聲凡此數端皆至精至確發前人所未發而臣愚以爲我

皇上之所以超漢唐軼三代直接堯舜之心傳以爲制作之本者則尤在于以都俞而兼吁咈爲能克盡己私也

聖諭及此實社稷蒼生之福聲律身度盡善盡美

臣雖欲爲賛頌而且拙于形容矣臣自乙酉

闔夏蒙

恩召對

天顔咫尺矜恤優容又蒙

御書扁額扇幅錫予稠疊前歳又蒙

收錄臣孫

穀成

内廷學習

聖度春温俯誨不倦不啻凱風之長養萌蘖時雨

之潤澤枯槁頓令臧蒙仰荷厰廻臣每接家

信感極涕零念臣祖孫一庭並受
殊寵刻骨難報效復蒙
恩賜謹此具摺令臣孫毀成代奏恭謝
天恩曷勝悚息瞻戀之至

擬璿璣玉衡賦有序

易言治歷兼數當則典重授時中星紀歲
肇七政璿璣之制類先天卦畫之圖原道
必本乎天備者根宗之學制器以尚其象
帝王欽若之心理至難言以象顯之則理

盡意所未悉以帑示之則意明故揚雄罕
思渾天用成支草平子精探璣衡畢闡元
樞覆矩仰規一行以之衍筱天根月窟堯
夫午焉弄丸此聖學之攸先匪術家之私
尚也況姬公之法受于商高而神禹之疇
肇諸河洛乎戊永賴貨資句股圖方才藝
碩儒爰有南北記里高深廣遠寸矩以御
幾何律度量衡為事斯為根本既周頂而
方趾敢忘高而預深苟俯察而仰觀必微

理而稽數家傳大易竊綦韋編世際清寧
恭逢鉅製竭歐邏之巧力紹蒲坂之芳型
洵心理之胥同中西脗合亘後來之居上
今古無雙雖株守山陬遲覩靈臺之美而
心儀法象適忻神器之成僭擬短章臆寫
鴻典無裨采聽聊當衢歌云爾

至哉渾儀之爲器也觀天地之撰類經緯之情微
顯闡幽窮高極深殆更僕莫殫其緼累牘難悉其
能者矣粵自道生宇宙肇爲大圜健運無息東西

斡旋七政錯行宿離紛交光躔終始相嬗雖
行離朱孰闚其端聖喆挺生仰俯觀察積候成曆
賾探隱索諮六虛之職遐亦日晉兮可覆迺範金
兮爲儀縱若衡兮八尺歷以之治兮象以之璣堯
命羲和四隅分宅制閏成歲釐工熙績匪有器以
御之孰所遜而推策虞帝受之璣衡以設敬天勤
民兩聖一轍嗣三統兮迭更茲重器兮罔褻陳東
序兮天球光大訓兮爲列河之圖兮莫先況琬琰
與弘璧嬴秦力政罔畏天常遷周九鼎焚燬舊章

球圖溟涬莫知其鄉歷紀乖戾伏陰復陽及夫漢
造太初渾天初造雅意匠兮經營未詳微兮昔創
斜黃赤兮未分別歲差兮能治歷唐逮宋代有討
論小與大同躔兮而增說存掌故約略可陳外周
六合子午為經卯酉交加日月之門三輪八觚象
地者衡是立邪郭以挈三辰黃倚赤而相結剖二
至與二分判發斂兮南北距紫極兮為三小環四
游又居其內左右周胸兩端更代低昂斜側折旋
雅意儀三辰兮共樞直推步兮精義亦有銅球實

惟渾象列星綴離三家殊狀或附益之兩曜類蟻
行兮磨上遲速行兮一機或水轉兮磨淤非不研
精覃思窮神詣智象正大兮易膠銜機關兮兆利
儀正環兮掩映頗未宜乎闕視加以代與人運作
成旋璣作之也何難壞之也何易若乃元祖初服
廣徵碩儒有美爵齋王郭之徒既作授時備器與
晉高表四丈承以景符仰儀候極離立扶疎二機
代管分秒乘除度百刻兮天殷旋並運兮四虛閱
几兮測月蓮花兮漏壺正方有案兮定南北懸正

壓正兮九服之須御儀兮虛而似釜度斜絡兮南
極攸居可謂酌古準今洵美且都者矣歷年未百
有明膺命雖大統兮殊稱實授時兮爲政厲作都
兮石城旋京邑兮北定既覲臺兮屢遷地更寘兮
乖颸豈儀器兮多迕抑疇人兮弗敬轉測之或未
嫺兮址漸傾兮度正寧不善厥初兮歲觳史兮滋
數絕生既非所習兮文中之以厲禁兮科不川過
兮有憒悱兮誰問遂使繼纂徒爲文具交食或乖
誰知其故帝謂兮草澤疇明理兮習數弼乃理難

終隱道有必開天相其衷西人攜來如禮失兮求
禁例問鄰兮識寶此珍秘兮勿洩彼殺刷兮非難
于是吳淞太史仁和李部夜譯晨鈔心追手步亦
得請而開局集歐邏與備英擷西土兮精選入中
算兮鑪鑄媲高深兮稽候更古測兮可據悚巧拙
兮相形新術精兮莘如概萬畢兮作賓來十年兮
發覆歷成兮非用良書兮徒著何人事兮多違或
藉穹兮有待雖我　盛朝度越千代正朔初頒適
逢斯會雖欽若以為懷奚畛域乎中外洞新法之

密合命遵行爲定制哂豎儒兮固陋謬執古兮非

今若盲不杖兮辯別等差斯術之無弊兮經指摘

兮益明乃詔太史乃咨禮臣謂新歷兮允臧爾儀

器兮未成式采銅兮名山鳩哲匠兮上京備製兮

六儀各錫兮嘉名赤道兮法動天之西轉黃道兮

儷七曜之東征古二道爲一器兮與交羅而莫分

今別其用兮法以簡而倍精黃既麗赤而左旋兮

復自轉而右旋纏度之各異兮亦異其經黃自有

極以運兮誠振古之未闢游表所指兮太陽之心

時時可驗節候兮若影于鏡地平之儀辨方正位
轉機參近三光所至出沒之度漸升之蒙秒忽微
茫其可別識象限平轉兮測高與庳割圓八綫兮
于是焉施合四為一兮周天在茲度雖九十兮厥
數已全紀限六十兮于以參焉正反悶角兮靡幽
弗宣用補距度兮兩星之間弧三角之法兮推其
所然五者相資多人分測片晷之餘各盡目力假
變行之迅速無須臾之或失別有渾球全賦星躔
術黃之極碁置珠聯列曜遠近南北八度小輪之

限準斯無揆亦依赤極出地有恆或正升兮斜降或正降兮斜升晰伏見之先後詳里差之所因黃緯之列兮百世無改宮分迤差兮恆星東滙以度計年兮六十六載下設旋輪兮水激自動刻漏罔僭兮機發于踵爰有高弧繫之天頂地平經緯茲焉互審或象限兮平覩或紀限兮斜距或黃赤儀之所窺絜之球而參過爛若軒轅之寶鏡兮納園形而周布衆儀得其散兮球儀其聚正求兮反映宛轉兮囘互測量有書兮或不能何摩娑斯器兮

曠如揭霧更旋宮兮十二隨道里兮攸殊際地之極南北兮以爲之樞子午交乎環兮以限四隅隅各三宮兮東方爲初次第有環兮大權以區三合六合之照兮凶吉分途惟斯求而可睹兮考步算之術疏致用萬端未克枚舉而天府之奇珍永作則乎來者若其銘金有法逐濬取精磨礱砥礪光類熒熒旋之中規直之中繩擘測勾綑度萬其兮異儀衡重測直求心力相扶兮罔偏積歲年兮那顛趺交之以銅龍兮或海獸以相承爲水準與螺

柱兮常消息焉取不天矯兮騰踔攫拏兮猙獰詭
美觀兮一時汞奠定兮千春乃至崇臺百步迴出
闤闠周以備脊織埃攸避上列六宮方圓式與相
依兮交議旋璣兮罔圖施寬簡之奇巧騁千里兮
如對晝候兮日而之星夜古兮何已之態折照浮
光兮氣水水氣淸濛厚薄兮地心相配交食淺深
兮起斷進退地景厚薄兮靑綠明昧視差有多少
兮命天九重月有弦望兮太白攸同抱日為輪兮
互入相容超西法之復兮信天能之邪窮登斯臺

迅軒豁洞達耳目開通振序兮八極廣攬兮無終
意氣兮飛揚淩虛兮御風習其器皿陸離瀰灑繽
紛葆祠燦爛兮例霞几明兮水火照耀兮炳煥冏
流兮軒翥懷對越兮於穆遊吾心兮太古帝德之
處無兮陟降其所孩提之邈絕兮斂之一黍匪垣
黎之誕降兮曷其臻乎要眇邈祈姚之不作兮嚮
則探斯與其婺伊崇效而卑法兮協至德于太瓠定
百代之猶豫兮蹤危微于帝道舉遐臣之精思兮
衛前王之所少蹐璣玉衡之不傳兮乃今而獲聖

人之大寶龢曰巍巍穹窿帝所則兮父乾母坤不敢不及兮寫以艮金如塑像兮朝斯夕斯期勿忘兮子之于父視無形兮聽茲肖貌曷敢以寧兮兢兢業業承天休兮黍若不逆升大猷兮祈天永命從茲始兮億萬斯年昊天其子兮

先後天八卦位次辨一

易卦有先後天乎曰有卦之先後天也伏羲文王作之乎曰殆非也聖人不能作先後天也述之而已然則孰作之曰盈天地間無往非八卦即無往

非先後天故聖人遊焉然則其居之位與其相生之次何以不合曰無不合也八卦者乾坤之分也而坤又乾之分也合八卦總之一乾坤合乾坤總之一乾是故先天也者以乾爲首者也其卦自乾一以至坤八陽統乎陰也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後天也者以乾坤爲主者也其卦乾坤爲父母而六子繫焉兼統乎雜也所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也先天之序橫列以加倍之法而君臣終始之分明後天之序並列

以左右之方而夫婦唱隨之義著而總之一陰陽而已陽君則陰臣陽始則陰終陽夫陰婦陽唱陰隨一而已矣何不合之有哉今所疑者特其方位耳雖然方位亦何疑乎爾試略舉之則見其無不合矣今夫八卦者陰陽純雜而已先天後天雖有易位而其陰陽不易則其名與象亦不易也是故純陰陽者爲乾坤乾坤位南北一變而西南西北矣然必其純陰陽而後名乾坤也陰包陽陽包陰者爲坎離坎離位東西一變而正南北矣然必其

陰陽交而後名坎離也推之諸卦莫不皆然此以卦義而可明其合者一也南北即上下也衡之南北從之則上下矣天在上故南乾而炎上者火也故離代乾地在下故北坤而潤下者水也故坎代坤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故卯爲日門離處之配乎日也而春分者卯也春之分雷乃發聲易曰雷電合而章故震以代離酉月門也坎處之以配乎月坎水也酉金地也故月爲金水之精而兌金也又爲澤澤亦水也故水中有金蓋坎之中畫即金也

參同契曰母隱子胎子含母胞故兑以代坎南者陽之極也陽極生陰故巽在南之西一陰在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故後天易之以坤坤順也巽入也善入者莫如風善順者莫如土莊生曰大塊之氣噫而爲風然則風也者土之氣也北者陰之極也陰極生陽故震在北之東震次坤猶巽次乾陰自天降陽自地升也升者始乎下必究乎上艮者震之所究也以言乎初終震其陽之初而艮其終也震而易之以艮蓋取諸此也西北者天地之[illegible]

㦝位也義氣也清肅而燥故曰陽明燥金而土之燥者山故艮處西北爲艮又爲石石者金之族也而乾亦金金純乎剛故象天易曰天在山中土中有金也後天以乾處西北而易艮又何疑乎東南者天地之和氣也故雨露滋焉兌澤處之雨露之象也陰生而交于陽降爲雨露其越而橫飛也爲風易曰潤之以風雨明相因也風善入澤善悅易曰入而後悅之然則後天之易兌以巽者不拮可知乎此以方位而可明其合者二也坎離者乾坤

之交也坤以中爻交于乾乾虛成離乾以中爻交于坤坤實成坎陰中有陽而火之胎于陽中有陰而水之胎午水火互藏其宅也震兌者坎離之交也坎以上爻交于離爲震離以下爻交于坎爲兌震兌者東西東西者金木金木者水火水火相射而後金木之象著金木相伐而後水火之用效艮者震之反對也巽者兌之反對也綜卦也艮陽在上也陽以上尊而乾者尊之至也巽陰在下也巽以下順而坤者順之至也父母卦也變之所以始

終也是故乾坤變坎離坎離變兌震兌震變艮巽艮巽復變爲乾坤此以卦體之奇偶而可明其合者三也陰生于南長于西而盛于北故巽一陰也坎艮二陰也而坤三陰也陽生於北長于東而盛于南故震一陽也離兌二陽也而乾三陽也是先天之主乎陰陽也少陽在東三八之木也震巽也木與木相靡則然故離火進南而爲至陽也少陰在西四九之金也兌乾也石擊石則光金召火也金與火相守則流亢則害承乃制也故坎水退北

而爲至陰也是後天之主乎五行也然則後天之坤艮何居曰水火者氣也有氣無質不得土不能生物坎非艮無以生震木離非坤無以生兌金是故五行四行也四行一行也土無專位而四者資焉水之生木也生也火之生金也克也生者資之以爲克克者資之以爲生故曰五行相克更爲父母也是故坎離者乾坤之二用坤艮者坎離之戊己戊己者土也于人爲脾坎離之有坤艮猶乾坤之有姤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故雖無主則天地之心不可見而生物之功或幾乎息矣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此以二五之至理而可明其合者四也嗚呼之四者猶舉其例爲已耳而先後天卦位之合已灼然可見如此是豈人之所能爲也哉故曰伏羲文王非有所作也述之而已惟聖人以述爲作故雖有作者莫得而過焉然則聖人之功其不可沒矣竊懼夫世之以不合疑先後天者而因以重誣乎聖人謂其有所意爲更置也謹爲之辨

先後天八卦位次辨二

不知先後天之合者不可以言易不知先後天之分者不可以用易夫先後天之合旣略明之矣請言其分學士家曰先天者體而後天其用也先天者靜而後天其交也先天者對待而後天流行也是也非其至也愚則以一言斷之曰易書無先天何言乎無先天不可圖也何言乎不可圖先天之學心學也心可圖乎先天者道也太極也道與太極可圖乎然則濂溪先生何爲乎圖太極曰太極

不可圖也濂溪先生不得已以一○明之而太極
終不可圖也不得已又以無極而太極疏之而太
極終不可疏也使夫後之學者由吾之所圖以得
其所不可圖由吾之所疏以得其所不可疏是則
周子不得已之心矣豈惟周子哉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有見于先天之易而不可以告人也又不敢
以終隱故托于圖以傳之先天之圖猶之太極
之○而已矣故曰立象以盡意象者意之寄也非
意也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凡其可圖者皆形而

下者之類也而先天乎哉故曰易書無先天也易書無先天然則皆後天乎何以復別之為後天之易曰此聖人之不得已也且夫不可圖者先天也其可圖者後天也然後天亦正不可圖宇宙之大萬物之多若江河之逝而淵也而欲以圖盡之乎哉故曰不得已也然則學易者亦得乎其意而已矣古之聖人所以深有望于神而明之之人也今諸家之為圖學者象焉已耳數焉已耳然而先天之圖圖其中則虛後天之圖圖其中亦虛亦有知

之者乎亦有求之者乎夫圖從中起者也而必虛
其中何爲者乎此何象何數也此可以得其意矣
聖人以爲其可圖者吾以圖圖之其不可圖者卽
以不圖圖之以其所圖顯其所不圖使夫由此求
之而先後天之學人人可以與能是則聖人之心
也然則所謂得其意而神明之者亦曰求之於所
不圖而已矣求之於所不圖而其所圖可得而斷
也故嘗試求之仰予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
又曰一爲太極一太極也而名之如是其衆乎周

子之圖太極也有陰陽焉又有五行焉始之以○者又終之以○爲一太極也而圖之如是其紛乎老子之言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通于一萬事畢夫萬事也而可畢于一一畢萬事矣而何以又云生萬物者惟三乎此可以得其意矣且吾所謂得其意者非僅以自號曰吾得其意而已將有以得其象將有以得其數意非象數也而象數顯焉乃所謂得其意也則竊試求之于先天之圖其左方之卦何以始復而終乾右方之卦何以

始垢而終坤非即周子所圖之陰陽乎其象爲◎
陰陽相函也其中之虛者非即周子之所圖太極
乎其象爲○陰陽之所自生也道爲太極之說也
其數爲一而其卦之分陰陽者則二也故曰一生
二則嘗試求之于後天之圖其左而前者何以爲
木火之浮而根于水其右而後者何以爲金水之
沉而根于火非即周子所圖之五行乎其象爲乀
爲乚爲乂五行根于土而坤艮並焉是亦即所謂
土也而其中虛者又非即周子所圖之乾男坤女

化生萬物乎其象亦爲○而其數爲三故曰三生三三猶一也萬物所自生心猶道也萬化所從出心爲太極之說也是故周子之圖之始于○者無極而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也而無極以前不可圖也故先天之圖必虛其中也其終于○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一無極也而無極之妙不可以圖也故後天之圖亦虛其中也惟其復于無極也故萬化莫得而外焉故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夫中正

仁義陰陽五行也而生于靜者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心學也故不因太極而而言人極也易有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人知後天之生于先天而不知後天之復爲先天人知先天之貫乎後天而不知後天之自有其先天舍後天無先天矣故有先天之八卦即有先天之太極有後天之八卦亦即有後天之太極後天之太極即先天也是故先天也者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時序稽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先天之謂也此所謂

得其意與黃帝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言先天也又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言後天也又日發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言後天之先天也噫用在其中矣此所謂得其意而神明之與無後天則先天不可得而見先天不可得而見況可得而學可得而用乎此圖之所以不可已也是故學易者當求之于圖學圖者當求之于先後天分合之故而由其所圖以得乎其所不可圖而神明其意則象數皆心學焉而庶可無負乎

聖人之初意也已

與史局友人書

燈下得袁坤儀歷法新書今以奉覽鄙性于書之難讀者不敢輒置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食或累日夕不能通格于他端中輟然終耿耿不能忘異日或讀他書忽有所獲則亟存諸副墨又或于盤興之上枕簟之間蓬牎之下登眺之餘無意中砉然有觸而積疑冰釋蓋非可以歲月程也每翻舊書輒逢舊境遇所獨解未嘗不欣欣自慰然

精神歲月消磨幾許又黯然自傷今欲出其所少得以公同好則必從其簡易者闡之或者不察忽之以為無奇豈知其發兹易簡固自繁難中出哉此語告之他人或難信及惟吾兄嘗從事焉知不以為河漢耳袁書本是會通回歷于授時而又變其規製當時亦嘗有所測驗非漫作者據稱得傳于星川陳氏淵源有自蓋天地人三元便是星川所立但不知星川履歷何通仕籍與否本書又云嘉隆間星川何上書言改歷事而實錄未載他書

亦無有改之者甚矣有志之士爲不知者所埋沒大概然也其作大統歷表甚簡妙或存數係附見陳袁名姓可乎明日有暇或得進晤商製器之事

寄李安溪先生書

老先生本身取人以教爲治既空舉于冀野遂敷澤于保釐　眷注由此加隆貫學自茲獲展早晚大用天下皆將爲吾道稱慶矧下邑腐儒受知如某者哉貫省山水之奇企慕已久然自分年衰道遠非復此生所能到今以方伯張公雅愛攜之猶

行山鄱湖溯流取道鉛山崇安經武夷宮側雖未得遂探九曲而大王幔亭諸峯儼臨舟畔一路巖巖異境應接不暇非惟目所未睹亦過于意中所期矣遂經羅李朱蔡諸先賢遺蹟恨不能一一追溯然高山在望與起者固已多也入閩已將兩月閒暇無事擬補作歷論寄正又去歲小兒寄來高州諸方程令弟已爲授梓心欲往晤一觀其書然復聞諸位俱在都門容詢確耗或于荔枝將熟之候挈舟奉訪以共商爲學之事爲將來之圖則生

平大字也因與族祠堂有某經手首務冬十一月將役旋里故擬于未歸之先一一閱見貽面悉區匯去恐非天作之緣也某初學曆法欲受教而無可問之人亦有聞其人而思往見之者褰裳稍㴱遂分今昔常用爲恨今茲稍有所闕求一能聽之人亦復寥寥茲承許可欲令僉見哲似頗拾輕匯以襄目觀㪯亦及是爲之無貽恨于他日乎凡某所測術斷一班皆歷最迂曲之途而後得簡捷每檢得訣則常日危苦之思歷歷楮上未嘗不自憐兀

猝有廢寢忘食逃朝而忽得端倪豁然天開若重扃之四啟有懷疑數年偶觸他端而渙然冰釋沛然若江河之決又未嘗不自詫其精思之能通聊用自慰不能持贈故極欲與同志者共之而年益衰則此心更切亦惟大君子能信其然而庶幾有以成就之耳臨啟曷勝翹切

答李安溪先生書

春進忽復十年每憶疇昔追隨之樂始信古人藉師友之切磋以成其德業良非虛語山居固陋耳

日夜嬉遊何怪學殖之荒落哉承光先生以歷論
災梨日擬補作以竟其緒而迄今未就但可知已
每于發病之際勉自策勵亦多窒木然往往會發
胸中昔日難明之事聊自遣適山河阻修未由就
正聆雲遐企若非一日也茲承道使數千里寵命
遠頒勤勤懇懇欲令偏端之學垂諸永久又恐棗
木易譌必親讎校余比折似共相謀求此皆平日
所深願而不能得者私心感激無以爲喻有揮兩
感泣而已乃復承賜多儀賁然即慾且以鄙著進

呈草茆下士姓名何速
宸聰中心懸感有踰倫等但某年衰多病不勝輿
馬且攜有書卷利于舟行擬于寒食後檢拾雜帙
至三月間始可束裝就道惟恐遠遜聆肅函中
復請容面謝曷勝馳依

寄李安卿孝廉書

辛年暢別星遷九回每憶春明邸第道古析疑依
依如昨自酉夏還山以後承中丞公不棄[illegible]
翰恨不能縮地相從企想予李與同遂為今以貴

省藩臬相攜入閩取道幔亭峰下櫂歌九曲如將
可聞而想不能到之境而以白髮頹齡倏然至止
事出意表殊愜生平謹自理裝政相心已馳于君
子之廬而問途舍城猶有數舍往返又無從確知
道駕在家與否徒有神往倘公務入省苟乞相過
以慰愁懷冀年遠道天假良會不則後約不知何
日矣拙著歷論已承步丞授梓滇中之剞而文之
青黃鑊感何極尚有欲補之篇因循未報此間煩
多朋暇或得乘此覆成以前大教則幸甚矣又去

哉小兒家信言門下業將方程付刊爲之喜而不寐倘剞劂已竟望先賜十本某初爲此學苦問津之無從自矢異時或有所窺必以公之同學而眞知篤好者實尠其人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數十年苦心與之俱亡故思我門下不置此非徒感德之辭離索之懷也昔授時立法經王郭楊齊十餘人合併而成故承用四百年不改非諸古歷所能方今考諸賢多係同研席之友其講之素矣北齊張子信偕其學徒測候有年所立盈縮遲差及交

道表裏之法遂爲後世所不能廢今但使此印顯
者使古人遺緒不致爲異學掩抑後有達者必將
見采豈必親見諸用而身擅其名哉某所爲乖老
驅馳皇皇然若有所求者不過欲得一同好之人
以所學付之而已此固門下之所深悉而有以信
其非飾說也今天下好古者不乏也或非性之所
近輒以其無用擯之惟門下學有淵源一庭之內
自爲師友昨聞君家羣季諸從俱在京邸卽欲褰
裳相從竊以寒宗尚有小冗擬于冬春間努力北

行不遑今茲來閩仲冬始得告歸則明年反不能出門故亟思與門下相見所欲面商者非一端也或公車度嶺獲附偕行途中亦可就正種種或于務校之餘得閒奉訪亦未可定外有啟者滿洲風雅好古知八閩爲文獻之邦欲多鈔藏籍搜羅校正謬以廣某尊箭奇書或令親藏本或原無刻本與雖刻而板亡者統望借鈔有某專司決不至于汚損誠使古人奇書得有副墨以廣流通固吾黨所樂爲也臨啟曷勝額企

再寄李安卿孝廉書

自進謁益一紀有餘回首昔遊依依如昨已卯在貴省過承雅愛爲倅方程一水過從以爲至易不意川嶺匆劇頁貽爲虐辛巳有春戒裝入關瀕行疾作又不果行茲者復當討偕小兒隨隊北來肅拗數行以候近履所欲請益者甚多然非面教亦不能悉也某生平讀書不肯懷疑故于歷算之學嗜之輒生非自負其偏長亦以此中義類耐人尋繹如陟層峯屐與日追如入九嶷境隨遂啟連類

引伸求以自信其心而止故自闊別以來未嘗不于壟事之隙養痾之餘輒有論列其入益深其用益簡然但可爲知者道故亟欲相見但未知機緣合并確在何時恐向謂三角即句股弧矢徑天之法與西法一理今益了然又幾何中如理分中末綫之類共相詫爲神異者求其根皆出句股始知吾輩人九數範圍天地九州萬世所不能易想高明聞此亦爲撫掌一快也自來中承公之教不復爲簡帙繁重之書每多爲小本以便省覽合計

所撰有數十種其書各單行而義亦相發然皆草稾谷當務力陸續謄清寄請斧正其歷學疑問尚有當補之篇宜附之圖而久未成皆惰廢之愆眞難自解亦緣鄙性惟欲自明所疑故往往于所以然之故不憚詳推而當然處反略又此書欲人易曉于淺深之間甚費斟酌今所論撰皆三角幾何深處不能附入其中而業已為之又難中輟遂令本書反闕茲擬屏去一切于正朏之閒專力積成宜有以就正也天下萬事不能自主不但友朋之

聚散著撰之存軼非可預知即範圍所及亦如山花開放毋于無意中得之既忝深知知不以鄙言爲妄耳

寄杜端甫孝廉書

辛年一別遂踰十載著撰知益多其行歷所經者望不吝賜示或付小兒錄副亦可行篋中有林宗新撰之書亦望借鈔印同聯聚一堂矣此界甚孤我輩數人落落在天地間所期相與共明此理含現在之不圖而望異代之知漆園所謂萬世遇之

如曰難者固已迂遠而闊于事情某近年頗多雜
稟往往得之疑獄之餘而所辨多在幾微之際非
從事于此最深不能相為質難思我同心無日去
懷有小札寄林宗亦可同覽也

復錫山秦二南書

某頓首二南足下遠承華翰執禮過謙在足下自
待之高固已進于古人之義顧某非堪文未能親
承緒論相為質難以酬下問之殷殊增愧厚夫歷
學固儒者所當知而無闕進取習之者希某向者

有志于此而請益無從又山居株守聞見固陋若薛儀甫鋟板白下王寅旭近在吳江皆同時之人而不相聞知及讀遺編常用爲恨以此知足下之意出于中誠也古之人學有所獲亟欲傳之其人若李挺之之于康節固不拘拘于求學往教之禮某雖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講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賢心問學其人又有賢同學數輩麗澤相資聞之不禁狂喜即擬溯洄相從亦出中誠非泛泛酬應語也屬有保定之行往

返約有數月扁舟乘輿其在維術微之候乎某
所撰亦非一二種率皆某本攜之行笈時時有所增
定以故不能錄副即疑問已經授梓亦尚有宜補
之圖未備之篇也對數表以加減代乘除別是一
種惟穆尼閣薛儀甫書非得此不可讀某有一本
亡擬校刊以備九種之一嗣容請正也承貴同學
賜問小冊童子收書誤入他書中不可得查頗憾
其中論月離均數此事惟王寅旭曾駁論之餘人
學西法惟知用表不復求根今能議及于此可謂

好學深思至于所改之法俟查原稾續報大抵歷書成于衆手西士各有師承學有淺深詣有工拙故表論與表多有不符非止月離也惟于弧三角之理精研透徹始有以斷其是非耳匆匆理裝不盡所懷附具方程論一部拙作詩文各三小帙請正并質之燕翼學山兩先生倘天假之便相聚快譚必當有日也

復沈超遠書

舟中一別彼此依依豫翁至得讀手教殷殷並注

又承于拙著方程潛心細繹有所論撰能核諸書
之誤此學爲不孤矣某此書既成之後能寓目者
不過數人然未有發其蘊者茲何幸而得此于知
己耶此書尚有凡例數條乃係續刻或不妨于孫
巷借鈔之稿板尚在閩不能有以復贈耳向承作
九問擬將其中最要者如矩算之製及尺算用法
一一疏明以答尊意別來兩年鹿鹿未有以報疎
懶成性可勝歎仄然兩年中亦未嘗放廢若忝而
所亟欲自明者尚有弧三角精微之理往往積思

所通有數十年之疑無復書卷可証亦無友朋可問而忽觸他端渙然冰釋亦且連類旁通或乘夜秉燭亟起書之或一夕枕上之所得而累數日書之不盡引伸不已遂更時日觀方程論可見矣方程書似稍繁然細求之則每設一例皆有一義初無重複具眼者自知之某于此學久願以其一得與天下人共知之庶不致古人精意爲俗傳所掩安得同志如足下者數輩相聚一室共暢斯恉抑老病相尋戀戀于幾卷殘書不能復爲遠遊惟起

聖湖煙景時縈夢思倘稍稍強健尚能復來亦未可知所居僻陋亦時有佳客僦臨但媿山中無以娛賓或邀玉趾翩然我來則生平之幸矣然不敢請也某向有欲見數人以不能致身溯洄而俄分今古如叢不爽或亦及其未死圖之乎幅短心長可勝神往

復劉北固孝廉書

奉違頁誨忽逾一紀懷念之深彼此同之每于友人詢知足下道履康和壯遊足樂而東西南北合

非無由臨風企予徒勞夢想茲承翰教並念殷殷感厚意之不忘與若直覿芝顏親承玉屑矣所論外洋先生雅意故不敢從其性株守等所交遊頗獨耽算數之學問有嗜此者即如空谷之人聞足音跫然而喜雖在千里不憚縷裳不復以形迹為嫌又竊見少有所得輒自矜秘遂令古人之緒湮沒不彰常用為恨故生平或有管見亟欲與同志者共之此皆足下之所深知也既承高賢同志欲以學問之事相為商訂非得稱此與我故人道舊

抒懷豈非至願屬以出門既久亟圖返棹而偶罹微疾正在調治俟少痊可即當力疾入都晤家桐崖而作歸計容于其時趨謁以請教益所懇鼎言于年老先生處姚達渤哀亦甚徐增長已轉致尊往矣大山先生作處不假遐俟幸為齒及令弟先生今在何所亦望代致道問念也

與潘稼堂書

三月杪竹垞南歸舟過津門枉存信宿一函附候不審已達記室否自午夏奉手教及賜序文即欲

作書奉謝怱怱遲至兩年嬾惰可笑然感激嚮往積于中心無日不神依左右也方程論近爲安溪公介弟安卿孝廉攜刻閩中藉光于皇甫之言大矣又承惠寄曉闇秝法雖片羽不足以盡吉光然其測食之法誠有出于西術之外即此已足垂諸千古某嘗思今之爲授時法者輒疑西說而尊西術者往往欲抹摋古人頁由各守師說不復詳攷羣書彼此既不相通遂勘持平之論惟徐文定下語猶有斟酌至開局數年之後推重郭法乃甚于

前豈非以討論漸深能闡立術之意乎治西法而仍尊中理者北有薛南有王著述並自成家可以專行然北海之書詳于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刻厠又多草率人不易讀王書用法精簡而好立新名與曆書互異亦難卒讀東谷撮于鄙著歷法通考外別爲專本于薛則訂其譌脫于王則通其異同皆附之以註而爲之論次庶令學者得以措意當亦兩先生所許乎北海未刻書藏于穎州劉行人處鈔得藁本王書自承惠寄所鈔外推于亡友

徐敬可行笈獲見圖解一帙及歷論八篇而已圖解似是隨手寫成業已稍爲訂補歷論頗有精語敬可自言一篇乃潘力田筆也意者令兄先生仍他有著撰乎已又于友人所見小帙是約西法入授時其術而妙然未著撰人之目竊以鄙意斷之以爲非王先生不能作也其書大體純擬元史歷經而實用西術然亦微有差別所立諸名多與西異以此知之然則當亦有自立諸表及測驗改憲之說伏承來諭欲其爲表章某何敢自謂其人然

感慨斷何敢忘也惟未見全書終爲憾事祈以藏本見借俾得卒業幸甚昔北齊張子信測候二十餘年爲歷學名家而史傳非詳其事得大衍歷議始著因思古人之書不傳者甚多故當及時爲之也家兄不次貴邑廣文倘慮道遠原本郵寄爲難不妨屬家兄錄副以寄書之有關係者使天地間多存副本當亦大君子所樂爲也

與劉望之書

嚮往高賢聞聲逖企者蓋有年矣腹笥淹通久推

名踰鴻文雅馴幸觀今茲而史事既以精覈經術
復顧湛深則向之所以知先生者猶未盡也若乃
宅衷平恕表位甘貧雖超然塵俗雅裝神山余波
貴若如將可致而留心利濟懇懇勤勤然後知所
傳倣物難親者人言發於世有是人固所敬慕而
竟屬吾鄉老宿只爲欣幸當更何如所有請益質
疑一端而治城鹿鹿一變僻而失之殊爲憾事然
自亡荆淹逝家務付之兒輩在家如客然不自景
力常有賑義倉與義館之願又見里中耆舊潛落

歲星貢請者漸以稀少及今振起或猶非晚此
皆世俗所目為迂闊不急而獨總總化憂慮惟
高明有以諒其苦衷能成就之耳昔者朱子社倉
初亦行之一鄉漸以推之一郡推之天下今欲師
其意而設義館先以行之本族行之有序則成效
立觀聞風興起當必有人某性素不喜風雲月露
之文而頗獨好經濟有用之學自乙卯年僑寓金
陵多鈔祕帙至今歷歲編輯不輟合之家藏故籍
及頻年遊歷所收之本最其卷目不下數萬經史

而外諸如醫方葬術六書九數制器審音丹經子集百家衆流兼收並蓄列朝紀載亦有多種友朋撰述可備周諮若得大君子爲之領袖集諸同志挈萃講授略倣蘇湖規制于經義之餘兼綜庶務計日爲程因材而篤隨其資力各有所成使吾宣文物從此振興而敝篋中斷簡殘編皆底有用幾倉諸事庶亦同時漸舉此亦吾儕不得志于時姑爲小試之一事也先生其有意乎泰岱贈行詩各二章別錄請正長途跼蹐深用係懷然即今日之

毅然獨往有以信他日之翩然復來行窩雅善先公邱壑豈能無動于中且區區之忱先生當亦有以信之矣彼中委曲誠斯道尺或即兜車借隱學家南歸實爲佳話不則如此樊籬之所區畫于情亦順道駕到輒即望賜一催音某來歲行踪亦俟台旨爲定也

與蔡二南書

未存從奉手教比正理擢北行匆匆春復未盡所懷續于保定復承華札並念殷殷兼識貴同學楊

君大著深爲服膺蓋歷算之學至今日可謂大備然實能講究者亦復指難多屈則精算者希也夫所謂精算之士非謂其能如法布算而已必將洞悉其所以立法之根乃可以定其得失術歷多種備存法數惟崇禎歷書圖說詳明然而全部所譯皆弧三角之法不深知弧三角之法歷書佳處必不能道其有缺誤亦無從改正雖終日讀歷書猶未讀也今貴同學乃能從事于此故得書而習倍諸常其不啻空谷之跫足音矣即欲詳爲論次以

請大誨而時方久病不能捉筆至今耿耿茲因含親毛心易之便附候近所排刻五種謹呈請正書板在北不能多致祈與貴同學一共覽之中有可商削望賜教蓋道理本自無窮以徐文定公之淹洽薛儀甫之精專而測量全義天學會通二書內所譯弧三角法尚多未盡而有待于今日則某又何敢自以為得耶此言出自肺腑非泛泛也閒楊君之尊大父深諳此學幸亦以此達之觖保定數年半在藥裹中度日還山已及一朞尚未平復倘

來春稍健庶得挈舟奉訪一覩新著則生平之幸矣

復張舜欽書

久別懷思然不能作札奉候以目疾也承示春秋日食一條援引該博疏駁詳明醇正無可訾議但歷學經學相資為用而實各有門庭墳籍自經秦炬疇人子弟散亡古歷之傳于後者惟堯典月令大戴左國所紀載而已非通經者茂由考證歲差里差平朔定朔則古來有與以度測而精專門所

由類也春秋書日食其北月而食者自是史誤古人已多辨之且三代後亂亡有甚于春秋者矣迤月而食從來未有不必為之回護也即此類推則其食而失紀者亦豈無之朔而不日正同此類而穀梁以為在既朔非也當以公羊為正不日不朔說為夜食更可發笑總由不明歷學故耳日食在未用定朔以前有差一日者唐麟德歷始用定朔自茲以後無差日矣而猶有差時宋元明則無差時而有差刻亦可見歷測益精之效矣至近日西

法推步益密要皆踵事而增以完古人未竟之緒然或緣推步之無差遂疑救食爲文具斯尤大謬故當以程子之言爲正也某嘗于鄙著學歷說之末幅稍稍言之仍擬作文以暢厥旨容脫稿將寄請教益

按伊川言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而恐懼修省也此說是矣然如此則似此意自尼山發之當云日食有定數古者聖王克謹天戒遇災而恐懼修省故聖人必謹書之似語

意史為完足付記